

WORKS BY ZHU YONGXIN ON EDUCATION

朱永新教育作品

九四龄童南懷瑾題



写在新教育边上

卷十二

ANALECTS OF THE NEW-STYLE EDUCATION OF CHINA

男，1958年生，江苏大丰人。现任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教育改革的发起人，被评为中国教育界（2009）、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教育风云人物”（2008）、中国改革十大新闻人物（2007）、教育英才（2006）、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5）、《南风窗》“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他先后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主修教育史论，获博士学位。曾任苏州大学教务处长、苏州市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青联委员、上海市市长。朱永新是学教育、研究教育、写教育的第一人。30多年来，他在国内外发表有论文400余篇，出版了三十多个论著，《教育》、《困境与超越——当代中国教育述评》、《原点》、《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给教师的100条建议》、《中国教育思想史》（三卷）、《我的教育理想》等，都在中国教育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影响。曾多次主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并多次获奖。他富有有人文情怀和创新精神，对教育改革直言敢谏。他创办的教育在线网成为中小学教师的精神园地，他倡导的素质教育影响着中国的教育。他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批判和教育理想不断追求的激情，感动着无数人。其作品《我的教育理想》、《新教育》等具有影响力的教育学术性作品，印刷量大，在理念和实践层面，都深刻影响着中国教育和发展的方向。30多年来，朱永新一直秉持教育理想，用一种近乎执狂的执著，在教育改革的点点滴滴中，探索着中国教育改革的未来。他说：“与人家的水有专攻相比，我只有一碗粥的甜。我背负着教育的行囊，不断地行走在寻找风景，在美丽的地方驻足，在精彩的地方停留。在朱永新的种种努力背后，中国教育的百年梦想，仿佛已不再遥远。”

人们已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分数的“危害”。正如苏联著名教育家阿莫纳什维利所说：“分数是成人压制儿童，使之服从成人意志的手段，是对学生施加社会压力的手段；分数是师生冲突、学生间的冲突、家庭冲突、家长与教师之间的冲突、家长间的冲突的祸根；分数是教育的悲剧之源，是学生在学习积极性的极大障碍，对于自私、嫉妒、虚荣心、弄虚作假等不良品质的形成，有很大关系。”因此，阿莫纳什维利坚持主要在学校中取消分数，他提出了一种新的评价方法，即用实质性评价取代形式主义的分数评价，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我国，尽管有一些学校进行了考试开放的实施，但目前尚无可以大面积推广的经验，因此只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分数的负面作用，淡化分数的影响。比较行之有效的办法，是用多种评价实施素质教育。所谓多维评价，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跳出狭隘的学习成绩“分数”，改变以往评价学生、教师和学校的优劣只看分数的做法，重视评价的综合指标，如思想品德的发展、心理素质的提高、身体机能的情况等，从“一俊遮百丑”的评价体系，转变为全面衡量的评价体系，使学生的智力因素协调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尽力形成一套评估学生的综合素质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用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去评价每一个学生。二是摆脱“一次评价定乾坤”的习惯，改变过去领导以一次考分论成败，教师以一次考分论英雄，教师以一次考分论学生，家长以一次考分论子女的做法，对学生进行发展性评价。不仅可以以学习能力测试定期了解在校的发展状况，而且可以对离校的学生进行跟踪调查，毕业在更高层次的学校或社会上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学校的教学质量。这种发展性评价往往可以敦促教师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立足于学生的长期发展。三是改变评价主体单一化的定式。过去评价主体总是单一的教师评学生，领导评教师，上级评学校，分数成为评价的主要或唯一标志。这样，上下一致求分数，分数成了指挥棒，成了老法宝。被评价者与评价者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分数的奴隶。事实上，阿莫纳什维利的改革，关键就是取消这种很有强制性的评价主体单一化的定式，让学生自己评价自己、学生之间互相评价、学生集体对个体的评价，让学生主动地介入评价过程，学生有了多元参照系，可以从不同侧面了解自己，使结果更为客观，心理压力也大大减轻了。

朱永新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朱永新教育作品

BY ZHU YONGXIN ON EDUCATION

卷十二

写在新教育边上

ANALECTS OF THE NEW-STYLE EDUCATION OF CHINA

朱永新 著

G52-53
Z897.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写在新教育边上/朱永新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0

(朱永新教育作品)

ISBN 978-7-300-14522-8

I. ①写… II. ①朱… III. ①教育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G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2093 号

作者肖像摄影:张建设

感谢张建设先生授权我社无偿使用作者肖像



long-long Book House

朱永新教育作品 卷十二

写在新教育边上

朱永新 著

Xiezai Xinjiaoyu Biansha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51502011

编辑热线:010-51502017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张 28 插页 3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63 000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致读者

新教育实验的燎原之火，使我这个关注中国教育不久的出版人，一直期望拜见朱永新先生，但始终缘悭一面。

2010年深秋，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北京三元桥附近。在那间鼓荡着激情、书香与忙碌气息的办公室里，我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朱永新。

我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官员？学者？教师？都是，而又都不是。这个看起来憨厚、率性、随和的人，眉宇间透出睿智、敏感与深邃，举手投足中略显沉静，话语中间或激昂间或平实，他笑声醇厚，清澈的目光中偶尔闪过一丝疲惫。这是一个拥有大爱和悲悯情怀的人物形象。我深受震撼。相谈之中听他随意的三言两语，我便依稀明白，他的作品为何能够拥有如此之多的读者，他以一己之力推动的新教育实验，为何拥有如此之多的追随者。遂径直陈说：教授先生，我想出版您的作品文集。

如此直陈，并非心血来潮。拜见之前，我曾努力阅读朱教授的大部分作品，并在网络中认真搜寻有关他的教育言论、观点，以及他深入教育一线如行者一般寻访中国教育方向的种种举动。历经30载，朱

永新栉风沐雨，背负着教育的行囊，行板如歌。

2000年初版的《我的教育理想》，无疑是朱永新教授最广为人知的著作。十年来，这本被誉为“最震撼的教育名著，最感人的教育经典”的作品，被全国广大中小学教师奉为圭臬，前后印刷20多次，佳评如潮。这本书将朱永新一以贯之的思考和创作热情，推向高潮，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他以自己精神的激情和对中国师生们无可比拟的博爱，使沉痾已久的中国教育充满活力。不可否认的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朱永新巍然站立在中国教育之巅。

理想的牵引往往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始于2002年的新教育实验，与朱永新心中的理想教育，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场实验，旨在“交给孩子一生有用的东西”，以公益性网站“教育在线”的创办为起始，以“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筑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为内容，在迄今为止近十年的时间里，遍及全国二十几个省区，进入1141所学校。在中国教育界这场史无前例的实验中，朱永新教授的行者之思，以《中国新教育》刊布天下，这个充满实践之风的文本，恰如其分地传达着中国教育另一种不同凡响的景象。

循着理想的路线，行走在新教育实验的道路上，朱永新虽然并不轰轰烈烈，却也有着难得的从容。除却个人魅力之外，我想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他曾经清晰并完整地梳理中国教育思想史的基本脉络，《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史》、《中国当代教育思想史》三本著作的撰写过程，赋予他极为深厚的学养，也似乎令他找到了中国教育可以良性发展的历史依据。这种学理和史料的先期准备，使他在深入思考当代中国教育面临的种种问题并提出解决之道时，显得游刃有余。

阅读十五万字的《朱永新学术活动年表》(刊载于本次出版的《中国教育建议》一书中),你会发现,朱永新在大学期间就对学术研究抱有浓厚的兴趣。1980年代,那个梦想纷飞、理想至上的岁月,敏锐且悟性甚高的朱永新,博览群书,胸怀天下,他以心理学为主要取材的各类文章,时常见诸报端。自大学一直到博士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严格的思维训练、丰富的知识储备,使他后来写出分量极重的《教育心理学论稿》和《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这两部著作奠定了朱永新教授在教育心理学领域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很多有天赋的人,往往沉浸在天赋的眷顾之中,徜徉慵懒,任时光匆匆虚过。但朱永新的勤奋是公认的,与他共事或与他相识的人都知道,朱永新的主要特点,是他从未放任自己。这个长期兼有学者和行政领导双重身份的教授,数十年如一日,行政工作成绩斐然,学术研究也从不懈怠。他经常接受记者采访,从容表达关于中国教育的各种观点;他不放过任何一次观察中外教育的机会,并将这种观察以勤奋的笔触,记录在册。遂有《中国教育观察》、《外国教育观察》、《中国教育评论》、《中国教育建议》等著作诞生。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无法描述的,譬如朱永新之于中国教育和新教育实验,他以全部的热情和才华致力于达到超乎常人的行动境界;世界上许多事情是无法解释的,譬如朱永新为何在行政工作之外,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

有作家说朱永新“激情如诗人,深邃如哲人,纯净如婴孩,憨拙如老农,淘气如顽童”;也有对他了解极深的记者说“在朱永新种种努力的背后,若隐若现着中国教育百年来的挣扎、彷徨以及觉醒”;著名作家赵丽宏则说朱永新是“一个行者,一个观察者,一个思想者,一个实践者”。但对我而言,朱永新本人和他的工作成就,像谜一样,

我根本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这就是我们整理出版《朱永新教育作品》的原因。书如其人。没有任何评论，能像这套基本完整的著作一样，可以传达朱永新在实践和精神层面的完整性和独特性。当然，其中任何一部作品，都无法单独解释，朱永新在教育领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

呼延华记于朗朗书房

2011年6月

序 一

许嘉璐

朱永新教授的作品集出版在即，他要我写一篇序，大概是因为他看到我对教育也很关注，又不时地发表点看法吧，或者因为他和我都是马叙伦、周建人、叶圣陶、雷洁琼等民进前辈的后来人——我们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员。不管他是怎么想的，我出于对他学术成就的敬佩，也出于对年轻学者的喜爱和对教育的兴趣，便答应了，尽管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不过这样也好，以一个时时关心业内情况的外行人眼光说说对这套作品集和作者的看法，或许能更冷静些，更客观些。

我曾经说过，中国的教育人人可得而道之。因为教育问题太复杂，中国的教育问题尤甚。且不说中国以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强的实力在办着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单是中国处于转型期，城乡、东西部间严重的不平衡和几个时代思想观念的相互摩擦、激荡，就可以说是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了。随着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对教育发表评论的人当然也越来越多，多到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时常议论。这样就给有关教育的研究提出了许多也许在别的国家并不突出的问题。我认为其中有两个问题最为要紧：一个是教育的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既不能就教育论

教育，更不能只论教育的某一部分而不顾及其他，要区别于人们日常的谈论；另一个是教育学如何走出狭小的教育理论界圈子，让更多的人理解、评论、实践，也在更大范围内检验自己的理论是否能为群众所接受，以免专家和社会难以搭界。朱永新教授的这套作品集，恰好在这两个问题上都给了我很大的欣慰。

在这套作品集中，作者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古往今来的广阔视野来考察、思索中国的教育问题；他的论述几乎遍及受教育者所经历的整个教育过程；大到教育的理念、原则，小到课程的改革、课外的活动，他都认真思考、系统调查、认真实验，随时提升到理论层面；与教育学密切关联的心理学，在研究中国教育同时展开的对国外教育的认识和分析，也是他涉及的范围。

朱永新教授并不是一位“纯”学者，虽然教育理论研究永远是他进行多头工作时在脑子里盘旋的核心。他集教师、官员和研究者三种角色于一身，随着孩子的降生和成长，他又多了一个家长的身份。这就使他不可能只观察研究教育体系中的某一段或某一方面，必须做全方位、多角度、分层次的研究。他现在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作为同事，我见过他极度疲劳时的状况，心里曾经想过，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考验，还是他“命”当如此，不得不然？其实，这正是给他提供了他人很难得到的绝好的研究环境和条件：时时转换角色，就需要时时转换思维的角度和方法，宏观与微观自然而然地结合，积以时日，于是造就了他独特的研究方法和风格。

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研究，如果只有理性的驱动，而没有基于对事物深刻认识所生发出来的极大热情，换言之，没有最博大的挚爱，是难以创造性地把事情做得出色的。朱永新教授对教育进行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全身心地投入。身，有那三种角色和一种身份，自然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心，是不可见的，但贯穿在他所有工作、表现在他所有论著中的鲜明爱心，则是最好的证明。

他说“教育是一首诗”。他常用诗一般的语言讴歌教育，表达他的教育思想：

教育是一首诗
诗的名字叫热爱
在每个孩子的瞳孔里
有一颗母亲的心

教育是一首诗
诗的名字叫未来
在传承文明的长河里
有一条破浪的船

如果是纯理性的，没有充沛的、不可抑制的感情，怎么能迸发出诗的情思？但他不是浪漫派。他本来已经够忙的了，却又率先自费开通了教育在线网站，开通了教育博客和微博，成了四面八方奋斗在教育改革前沿的众多网民的朋友。每天，当他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家后，还要逐篇浏览网站上的帖子和来信，并且要一一回应。有人说，这是自找苦吃。但他认为，这是“诗性伴理想同行”，是“享受与幸福”。他曾经工作生活在被颂为“人间天堂”的苏州，那里早已普及了十二年义务教育，现在正朝着普及大学教育的目标前进，但这位曾经主持全市文教工作的副市长，却心系西部，为如何缩小东西部教育的差距苦苦思索，不断地呼吁……他何以能够长期如此？我想，最大的动力就是那伟大的爱。

情与理的无缝衔接，正是和把从事教育工作及理论研究单纯当做职业的最大区别，而且是成功的要素。

教育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人之所以为人，区别

于其他动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因为通过不同渠道，接受了不同程度和内容的教育的结果。就一个国家而言，教育则是保障发展、壮大的基础性工程。这些，都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教育又是极其复杂庞大的体系，需要大批教育理论专家、管理专家。身在其中者固然自得其乐，但是，在局外人看来，教育理论的研究是枯燥的、艰难的，有过多的教育学著作也确实强化了人们的这种感觉；管理工作给人的印象则是繁杂的、细碎的。这种感觉和印象往往是理论工作者、管理工作者和广大的教育参与者（包括家长、学生和旁观者）之间产生隔膜的原因之一。社会需要集理论研究和管理于一身，而且能把自己对教育的挚爱传达给社会的学者，与人们一起共享徜徉在教育海洋里的愉快和幸福；但是，现在这样的著作和学者太少了。是我们对像教育理论这样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所谓“学问”产生了误解，以为只有用特定的行业语言，包括成堆成堆的术语和需要读者反复琢磨才能弄清楚的句子才是学术？还是善于用最明了的语言表达复杂事物的人还不多？抑或是教育理论的确深奥难测，必须用“超越”社会习惯的语言才能说得清楚？而我是坚信真理总是十分朴实、十分简单这样一个道理的。真正的“大家”应该有能力把深刻的思考、复杂的规律用浅显生动的语言表述出来，历史上不乏其例。

作为一名教育理论家，朱永新教授正在朝这一目标努力着，而且开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论述、抒情、问答并举，逻辑严密的理性语言、老百姓习惯于说和听的大白话、思维跳跃富于激情的诗句兼有，依思之所至、情之所在、文之所需而施之。有的文章读时需正襟危坐，有的则不禁击节称赏，有的还需反复品味。可贵的是，这些并非他刻意为之，而是本性如此，自然流露。这本性，就是他对教育事业的爱，归根结底是对人民的爱。

在某一种风格已经弥漫于社会，许多人已经习惯甚至渗透到潜意识里的时候，有另外一种风格出现，开始总是要被视为“异类”（我

姑且不用“异端”一词)。我不知道朱永新教授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验。我倒是极为希望他能坚持下去,即使被认为“这不是论文”也不为所动,因为学术生命的强弱最后是要由人民来判断,而不是仅仅由小小的学术圈子认定的。我还希望他在这方面不断提高锤炼,让这股教育理论界的清风持续地吹下去。

教育,和一切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的事物一样,都要敏感地紧跟时代的步伐,紧贴人民的需求,依时而变,因地制宜。朱永新教授的作品集主要收录了他从踏入教育学领域直至2010年的论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领域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过程。“战斗正未有穷期”。在从基本小康走向全面小康的二十年里,还有层出不穷的教育问题涌现,需要解决,因而需要不停顿地观察、思考、研究。我们的教育学,就将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成长,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也许就将在这一时期内形成。朱永新教授正富于春秋,“永新”自当永远常新,一定会抓住这百年难逢的机遇,深化、拓展自己的研究,为中国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教育理论多奉献自己的才干和智慧,再写出更多更好的篇章。

我们期待着。

兹忝为序。

2010年12月14日

于日读一卷书屋

序 二

顾明远

我认识朱永新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当时收到苏州大学朱永新的一封信，邀请我去参加由日本国际教育学会委托他在苏州举办的教育研讨会。我以为他是一位老同志，会上见面才知道是一位青年学者。那时他才 30 多岁，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在日本学的是心理学。他给我第一个印象是很热情，并且有一种意气风发的激情，想为我国的教育做一番事业。

过后不久，他与江苏教育出版社策划要编一部《世界教育大事典》，邀请我担任主编。我当时有点儿犹豫，觉得工程浩大，编一部《教育大辞典》已耗了我 12 年的时间，不太想再来接手这样大的工程。无奈受到他热情的“蛊惑”，再加上袁振国等一批青年学者的助阵，我只好败下阵来，接受了他的邀请。该书编了差不多五年多时间。其间，永新作为副主编，出了好多力，使我感到他是一个务实的人，很好合作的人。

以后我们的接触就比较多了。他担任苏州市副市长期间，我们中国教育学会与江苏省教育厅、苏州市政府合作于 2001 年举办了“21 世纪教育论坛”，讨论教育国际化、数字化与基础教育问题。这次论

坛组织了专家对话，形式新颖，内容丰富，会议开得很成功，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了好几集。后来中国教育学会又在苏州市召开第19次学术年会，民进中央和叶圣陶研究会又在苏州召开了海峡两岸教育研讨会。我和永新都参加了这些会议。他为这些会议做了精心的安排，使会议开得很顺利、很圆满。

永新对教育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而且能够畅想教育之梦。按他的话说，“一个理想的教师，应该是个天生不安分、会做梦的教师”。他在2000年出版了一本书叫《我的教育理想》，2002年又出版了一本书叫《新教育之梦》，同时开始了新教育的实验，至今已十多年，全国800多所学校参加。每次开研讨会总有几百名、上千名教师参会，讨论十分热烈。于是他的教育理想和梦想变成了行动。新教育的理想和梦想在哪里呢？他自己总结了四个方面：一是改变中国学生的生存状态——成为学生享受成长快乐的理想乐园；二是改变中国教师的行走方式——成为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理想舞台；三是重塑中国教育的人文精神——成为学校提升教育品质的理想平台；四是打造中国的“新教育共同体”——成为教育的精神家园和成长的理想村落。一句话，就是要改变传统教育的陈旧观念，克服当前教育的弊端，回归教育的本真。教育就是学生幸福成长的活动，也是教师专业成长的舞台，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戴着脚镣跳舞，痛苦不堪。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是教育成败的关键。我们主张教育要以学生为主体，但谁来启迪学生的主体性，要靠教师。因此，教师的成长至关重要。永新提倡教师要读书，要写读书笔记。他对我说，教师参加他的实验，要每天读书，每天写作。每天读，每天写，必然会有心得，有领悟。为此，他开启了网上博客，与教师对话，启发教师对教育的体悟。他不仅主张教师要读书，学生也要读书，家长也要读书，全体国民都要读书，通过读书来提升我们的素养。他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期间几次提议国家设立读书日，提倡全民阅读。

永新十分勤奋，在公务十分繁忙中不忘读书，不忘教学和研究。他一直担任着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的工作，承担国家级教育科研项目，开展新教育实验。他深入基层，到处演讲，宣传他的新教育理想和梦想。希望他的理想和梦想能在中华大地早日实现。他勤于写作，每有体会，就记录下来。所以十多年来能够有洋洋几百万字十几卷本的文集出版。

他的文章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理论有实际，平易近人，用广大教师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说出具有教育科学规律性的理论，案例中含有教育的哲学。广大教师容易理解，容易接受。所以他的书会拥有众多的读者。

永新的教育文集又要增订重新出版了，嘱我写几句话。我这个人不善辞令，不会说许多华丽赞美的词句。但永新的热情、勤奋、多产着实令人钦佩。

最后我愿意以永新最近写的一首诗《新教育的种子》中的一段诗句作为本文的结尾：

我是一粒种子

一粒新教育的种子

我来自理想与激情催开的花儿

我无法选择我落到怎样的土壤

——富饶还是贫瘠，北国还是南方

无论把我埋得多深，我终将穿越泥土

向着明亮的那方

.....

2011年3月12日

享受着教育的幸福

(卷首诗)

生活就是教育
教育就是生活
生活离不开教育
教育创造新生活

你如何理解生活
你就将拥有怎样的生活
你如何理解教育
你就将拥有怎样的教育

你的眼里没有色彩
你的生活就不会缤纷
你的心里没有阳光
你的教育就不会辉煌

有人面带微笑拥抱每一轮新的太阳
有人心怀烦恼拒绝每一个美的希望
拒绝会换得拒绝，拥抱会赢来拥抱
你的一切实际上都是自己酿造

有一种态度叫享受
有一种感觉叫幸福